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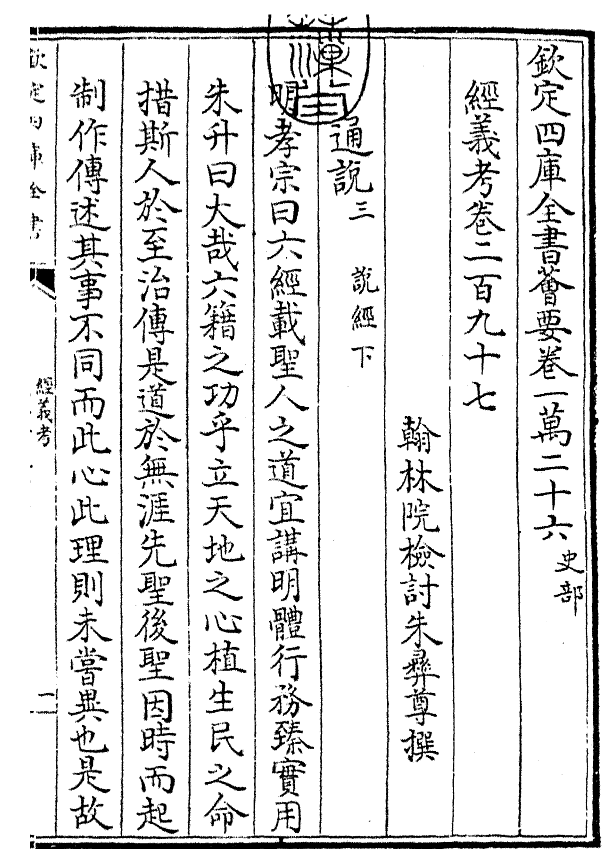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七至三百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十六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通說三 說經下

明孝宗曰六經載聖人之道宜講明體行務臻實用

朱升曰大哉六籍之功乎立天地之心植生民之命

措斯人於至治傳是道於無涯先聖後聖因時而起

制作傳述其事不同而此心此理則未嘗異也是故

詩者人情之宣也書者政事之紀也禮者列義理之序而樂者陶天地之和也易者上古聖人所以開物成務而春秋者夫子所以正王道而明大法者也聖人之道載於經聖人之心無窮經之理亦無窮也王褘曰載籍以來六經之文至矣凡其為文皆所以載道者也陰陽之變化載於易帝王之政事載於書人之情性草木鳥獸之名物載於詩君臣內外之名分人事之善惡載於春秋尊卑貴賤之等聲容之美

以建天地之中和載於禮樂此其為道實至著至久與天地同化而同運者而皆託於文以見嗚呼此固聖人之文也與世有作者舍聖人則無所為學其為文也茍以載夫道雖未至於聖人之文其必不謬於聖人者矣　又曰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衷奠民極立天下

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皆於是乎在是故世之學者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為我之文而我之文一本於道矣　又曰六經者聖人致治之要術經世之大法措諸實用為國家天下者所不可一日或廢也孔子嘗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載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後世學者因以謂聖人未嘗見諸行事而惟六

經是作顧遂以空言視六經而訓詁講說之徒又從而浮詞曲辨淆亂之於是聖人致治經世之用微矣又曰治易必自中庸始治書必自大學始治春秋必自孟子始治詩及禮樂必自論語始易以明陰陽之變推性命之原然必本之於太極太極即誠也而中庸首言性命終言天道人道必推極於至誠故曰治易必始於中庸也書以紀政事之實載國家天下之故然必先之以德峻德一德三德是也而大學自

修身以至治國平天下亦本原於明德故曰治書必始於大學也春秋以貴王賤霸誅亂討賊其要則在乎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而孟子尊王道卑霸烈闢異端距邪說其與時君言每先義而後利故曰治春秋必始於孟子也詩以道性情而論語之言詩有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禮以謹節文而論語之言禮自鄉黨以至於朝廷莫不具焉樂以象功德而論語之言樂自

韶武以及翕純皦繹之說莫不備焉故曰治詩及禮樂必始於論語也此四子六經相通然也　又曰聖人之經儒者之傳諸子百家之著述歷代太史之紀錄以及天文地理陰陽律歷兵謀術數字學族譜之襍出敷落旁行虞初稗官燕談脞語之並與其為說不同為教亦異而其為書類皆學者所當讀而通之者也雖然學問無窮歲月有限誠有不能徧觀而盡識者而惟聖人之經則弗可以莫之究也先王之道

所以立天下之大本先王之制所以成天下之大業皆於是乎在乃厄於秦讖緯於漢聖遠言湮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易愈變而愈非其流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矣宋河南程子關中張子者出始克實踐精討而聖賢明德之要帝王經世之規所以垂憲後世者乃大有所發明其後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一時並興而當其時如永嘉薛氏鄭氏陳氏葉氏閩中林氏永康陳氏後先迭出各以所學自成其家大抵均以先

王之道為已任以先王之制為必行而所以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業者咸粲然方冊間矣學者之於經不可徒誦其文而已也必將求其道以淑諸身明其法以用於世而所學始不徒為空言也

宋濂曰聖人之言曰經其言雖不皆出於聖人而為聖人所取者亦曰經經者天下之常道也易書春秋用其全詩與禮擇其純而去其偽未有不合乎道而不可行於世者也故易詩書春秋禮皆曰經五經之

外論語為聖人之言孟子以大賢明聖人之道謂之經亦宜其他諸子所著正不勝譎醇不逮疵烏足以為經哉　又曰文當以聖人為宗古之立言簡奇莫如易又莫如春秋序事精嚴莫如儀禮又莫如檀弓又莫如書書之中又莫如禹貢又莫如顧命論議浩浩而不見其涯又莫如易之大傳陳情託物莫如詩詩之中反覆詠歎又莫如國風鋪張王政又莫如二雅推美盛德又莫如三頌有闔有開有變有化脈絡

之流通首尾之相應莫如中庸又莫如孟子孟子之中又莫如養氣好辨等章人能致力於斯得之深者固與天地相始終得其淺者亦能震盪翕張與諸子較所長於一世蓋文之所存道之所在也文不繫道不作焉可也　又曰孔子傳易孟子釋詩加數言而其意炳如辭不費也辭之費經之離乎漢儒訓經使人緣經以求義優柔而自得之有見乎爾也近世傳文或累千言學者復求傳中之傳離經遠矣造端者

唐之孔穎達乎　又曰五經自孟氏後無兼通之者

又曰世求聖人於人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遠已我

可聖人也我言可經也弗之思耳

戴良曰仁義禮智皆人所固有聖人因人之所固有

而為之教焉喜怒哀樂之情人之所固有也以其固

有之情而美刺之於是乎有詩詩者人之情也情雖

易放而辭讓之心則其所固有也以其固有之心而

為之節文於是乎有禮禮者敬也敬則自處卑矣以

其自畀之勢而又有書書者上所以通乎下之言也
上下既通然後以其吉凶悔吝之機而作易焉易作
而春秋繼之蓋至於春秋則人之固有者舉亡之矣
然亦以其是是非非而為之斷焉聖人為教之備如
此
朱右曰貫三才而一之者文也羲軒之文見諸圖畫
唐虞稽諸典謨三代具諸易書詩禮春秋故易以闡
象其文奥書道政事其文雅詩發性情其文婉禮辨

等感其文理春秋斷以義其文嚴然皆言近而指遠辭約而義周固千萬世之常經不可尚已

胡翰曰六藝之文易也書也詩也春秋也禮樂也樂亡而禮僅存其三曰儀禮也周禮也禮記也漢儒槩而言之以為六藝史遷曰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窮年不能究其說累世不能通其學聖人之言豈高遠若是哉火於秦汩於漢加之傳注日以滋蔓故習於訓詁者溺於專門流於術數者拘於災異否則辭章而

己學者誠以身體之以心會之則聖人之道不在於書而在吾身吾心矣

劉迪簡曰漢儒多分章句有破碎五經之患宋儒詳衍義說有傳會五經之患

劉三吾曰六經載道之書也四書明理之書也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詠性情春秋以正名分禮以謹節文樂以宣功德道無乎不在也大學其入道之戶庭乎中庸其造道之閫奥乎論語無非教人操

存涵養之要孟子無非教人體驗擴充之功故求道必自六經始求六經必自四書始
季應期曰窮經以致其用反躬以踐其實不如是讀書奚益
王紳曰聖人垂訓方來於六經尤著六經非聖人之所作因舊文而刪定者也易因伏羲文王之著而述之大傳所以明陰陽變化之理書因典謨訓誥之文而定之所以紀帝王治亂之迹春秋因魯史之舊而

修之所以明外霸內王之分詩因列國歌謠風雅之

什而刪之所以陳風俗之得失禮所以著上下之宜

樂所以導天地之和皆切於日用當於事情而為萬

世之準則也其於取舍用意之際似寛而實嚴若疎

而極密故學者舍六經無以為也　又曰聖人因自

然之道著為自然之文故因其變化之理而成易因

其訓誥之體而成書因其治化之蹟而成詩因其襃

貶之法而成春秋因其節文之宜而成禮因其和暢

之用而成樂此六經之文所以終天地亘古今而不易者以其出於自然也

方孝孺曰五經者天地之心三才之紀道德之本也善學者學諸易以通陰陽之故性命之理學諸詩以求事物之情倫理之懿學諸禮以識中和之極節文之變學諸書以達治亂之由政事之序學諸春秋以參天人之際君臣内外之分而學之大統得矣然不可驟而進也蓋有漸焉先之大學以正其本次之孟

子之書以振其氣則之論語以觀其中約之中庸以達其原然後六經有所措矣　又曰三五之道具六經乎六經委棄曷作程乎易辨治亂之禎乎書著訓謨道之英乎禮以範俗樂和以成乎詩以蕩邪善之萌乎春秋賞罰人倫之域乎措之孔易施之孔明乎　又曰聖人嘗言誦詩三百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為是學詩可以為政也豈惟詩為然傳稱書以道政事漢儒春秋斷大政則書與春秋亦政事所自出

也易以冒天下之道舉而措之民謂之事業則可為政者莫大乎易記禮者謂班朝治軍涖官行法教訓正俗分爭辨訟非禮皆不可則禮又政之本也　又曰聖人之言不可及上足以發天地之心次足以道性命之原陳治亂之理而可法於天下後世垂之愈久而無弊是故謂之經　又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八聖人之言行文章具在六經故後之學聖人者舍六經無以為也　又曰經者治天下之具也豈

直文辭云爾哉　又曰齊桓公欲取魯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未可伐也則古者以治經與否觀國之興廢也周原伯魯不悅學閔子馬曰學猶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則以學經與否觀家之存亡也經之於人其重也如此　又曰明乎春秋者得其斷明乎易行者得其中明乎詩書者得其正明乎禮樂者得其文　又曰法時乎易取政乎書主敬乎禮體和於樂雅言以詩制事以春秋

練子寧曰經所以載道士之欲明聖賢之道者必急於治經經既治則天下之理有不足明而天下之事有不足識者矣

王達曰古者作為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開物成務書以紀政事著道統之傳詩以道性情俾人知感創春秋示法戒嚴內外之辨禮以正行樂以和心總而計之不過數十卷簡易精切莫踰於兹君子誠欲求道舍此而他求可乎

胡儼曰經者常行之典所以載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言大訓存焉曰易詩書禮樂此五經之見於白虎通者曰易書禮詩春秋此五經之見於法言者曰詩書禮樂春秋此五經之見於藝文志者其見於經解者曰詩書樂易禮春秋為六經曰七經者於易書詩春秋而益以三禮曰九經者於七經而益以孝經論語至於十經則又於五經而加以五緯也夫經之名與數雖不一所以載道則一耳君子窮

理以達道力學以致用必以讀書為本讀書者必以經為之本

林文曰自夫子之删述顔曾思孟之授受六經之道煥然大明如日中天有志於學者誦其經而究其心則聖人之道不可勝用矣

葉儀曰聖賢言行盡於六經四書其微辭奥義則近世先儒之説備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從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已意而妄有是非也

薛瑄曰六經四書皆聖賢之言也由其言以得其心則在人焉爾　又曰聖賢之書其中必有體要如明德為大學之體要誠為中庸之體要仁為論語之體要性善為孟子之體要以至五經各有體要體要者何一理而足以該萬殊也荀揚諸子之書辭亦竒矣論亦博矣其中果有體要如聖賢之書乎　又曰舍五經四書與周程張朱之書不讀而讀他書是猶惡覩泰山而喜丘垤也

彭勗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非孔子删述六經垂憲萬世則其道無傳所謂集羣聖之大成也濂洛關閩之學非朱子裒集諸子之言而注釋六經則其學不明所謂集羣賢之大成也

曹端曰六經四子書天下萬世言行之繩墨也不可不使之先入於心

劉定之曰羣經皆仲尼删述垂訓然詩書禮尤切實故雅言之觀夫孝經每章之末以詩語結焉論語全

篇之終以書事證焉上而至於一拱手之尚左尚右下而至於一動足之蹜如躩如既切切執其禮又孜孜言其故信乎雅言之在詩書禮也後之學者苟非心惟其義口誦其文用功無間其何以得温柔敦厚之仁於國風雅頌之辭廣疏通知遠之智於虞夏殷周之載成恭儉莊敬之禮於制度品節之間內以淑身外以用世哉

楊守陳曰古者卜筮也而有易歌詠也而有詩紀載

也而有書有春秋行有禮奏有樂皆烝民日用之常

皇帝王治世之典而天下之道自一而萬無弗載於

是矣

張寧曰六經四書其言皆弘妙而淵懿周密而精純

渾渾焉噩噩焉而相為備具未始致意於文字也

何喬新曰經以載道道本於心夫子祖述憲章垂六

經以詔萬世易作而吉凶禍福之驗該矣書作而治

亂存亡之戒明矣詩作而吟詠性情之美極矣動盪

天地之中和而為禮樂䘮亥二百四十年之善惡而為春秋由是二帝三王之道益明於天下然六經心學也是故說天莫辨於易由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辨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辨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序也導民莫過乎樂由吾心備人和也聖人因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之秦漢以來心學不傳京房溺於名數世豈復有易孔鄭專於

訓詁世豈復有書詩董仲舒流於災異世豈復有春秋樂固亡矣至於大小戴氏之所記亦多未純世豈復有全禮哉經既不明心則不正國家安得而善治鄉閭安得有善俗乎　又曰漢宣帝詔諸儒講經於石渠章帝會諸儒講五經於白虎觀如蕭望之之經術劉向之精忠則講論於石渠者也如丁鴻之至行賈逵之博學則講論於白虎觀者也宋之經筵尤重擇人文彥博以三朝元老而與經筵程伊川以一代

大儒而爲講官他如賈昌朝范祖禹無非端人正士其所以發聖人之經窮典籍之奥者班班可考以水喻政得之小旻烹鮮喻治得之匪風此學詩也薄刑緩征荒政講之修德承天視祲論之此學禮也上承下施蓋取諸鼎亂極生治蓋取諸萃易學明也說命三篇特誦三句五子之歌再誦六句書學深也論魯封疆講鄭鑄刑此明春秋而知之大學修身中庸入德此講禮記而知之得人如此其有裨於君德豈淺也

哉

程敏政曰道原於天性於人具於聖人之六經經也者聖人修道之教而人所以為窮理盡性明善誠身之學者也自性學既微六經常為空言於天下凡師之所以授徒上之所以取士者亦徒曰明經而經反晦者千餘年至宋兩程夫子始得聖學於遺經紫陽夫子實嗣其傳其訓經以詔來學於易於詩皆手筆也於書於禮於樂則指授其及門之士而學庸語孟

四書所以為治經之階梯者又皆煥乎炳如無復遺憾夫然後天下後世之人知明經將以復性而足致夫體用一原隱微無間之極功嗟夫六經明晦世道之汚隆繫焉必窮理明善以求經之明盡性誠身以求經之所以明則有功於世教豈不盛哉　又曰宋末元盛之時學者於六經四書纂訂編緝曰集義曰附錄曰纂疏曰集成曰講義曰通考曰發明曰紀聞曰管窺曰輯釋曰章圖曰音考曰口義曰通旨棼起

蝟興不可數計六經注脚抑又倍之

章懋曰聖賢之道載諸經具之吾心而著于日用事物人倫之間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論語之操存涵養孟子之體驗擴充一一反之身心實踐而力行之求之吾心而無慊斯考之聖賢而不謬驗之内外而無怨矣

黄諫曰書之可信者經焉耳矣經之外未足盡信也

桑悦曰易始于皇書始于帝詩始于王春秋始于伯

禮之與樂所以經緯皇帝王伯者也由伯而下棄禮絶樂有不可勝言者矣聖人因作春秋以閑世變明王道抑霸功以達易書詩禮樂之事業是故存乎易以全春秋之變存乎書以全春秋之恒存乎詩以全春秋之藴存乎禮以全春秋之序存乎樂以全春秋之和而易書詩禮樂又所以存乎春秋者也六經各一其體用論其大分五經者春秋之體春秋者五經之用　又曰孔孟既沒六經七篇之傳所以續其亡

以施教也苟讀孔孟之書而不潛心其為人不為徒讀也邪

王鏊曰世謂六經無文法不知萬古義理萬古文字皆從經出也即如七月一篇叙農桑稼圃内則叙家人寢興烹飪之細禹貢叙山川脈絡原委如在目前論語記夫子在鄉在朝使儐等容宛然畫出一箇聖人孰謂六經無文法　又曰漢初六經皆出秦火煨燼之末孔壁剥蝕之餘然去古未遠尚遺孔門之舊

諸儒掇拾補葺專門名家各守其師之說其後鄭玄之徒箋注訓釋不遺餘力雖未盡得聖經微旨而其功不可誣也宋儒性理之學行漢儒之說盡廢然其間有不可得而廢者好古者不可不考也

張吉曰學者不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礙今士子業一經豈聖人之言亦有當去取者耶

石珤曰聖人之道載在六經王者用之以定四海其臣用之以鄉其治其民用之以親親長長幼幼養生

送死而無憾何莫非六經之功哉

王啓曰自夫子删述六經而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寓於易書詩春秋禮樂如天之不可階而升夫子恐人好高而反失之也故其為教博文約禮之外性與天道罕言而論語一書不出問答思辨之間當時曾子傳其學專用心於内其作大學則曰格物致知猶吾夫子也曾子傳之子思其作中庸則曰擇善思誠猶吾曾子也子思傳之孟子其作七篇則曰

知言明善猶吾子思也惜乎其書存其人亡異端之說始熾猥以百家之言厠於其間學者莫知所宗幸而四子之澤未泯漢董子思所以禁之首請罷黜百家以尊孔子其後始置五經博士四子得列講師而百家不致與六經抗衡矣

楊廉曰先六經而後諸子百氏此讀書之要也　又曰大學以格物為先格物以讀書為先所讀之書五經四書其本領也

楊廷和曰六經自古聖賢正學之心法在焉諸賢之所謂學者不出乎是

顧璘曰六經者禮義之統紀文章之準繩也學者不根六經無以成學　又曰孔孟所引詩書多斷章取義不拘拘於章句蓋義理乃其精微文辭特糟粕耳至宋儒泥章句立主意雖於文字之際有所發明卒使六經之旨拘牽執滯而無曲暢旁通之趣實訓詁之學為之害也　又曰六經之文非仕與學者限於

禁而不得為也奈何排其戸不歴其奥乎　又曰六經道之綱也苟舉其綱萬目咸正

何瑭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者之論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

王廷相曰六經者道之所寓故仲尼取之訓世八索九丘連山歸藏非不古也道不足以訓仲尼則棄之故後世無聞

崔銑曰先王之道存乎經學者倦於行於是乎深性

命之訣亡其本矣夫慕父母者孝子之行也履六經者醇士之學也是故經明而習同習同而德立德立而化行化行而後天下國家可從而理矣　又曰圖象繁而易荒矣小序廢而詩蕪且淺矣左氏輕而春秋虛矣喜新變古君子無樂乎斯焉爾

方鵬曰五經四書一也漢人讀之為訓詁之學唐人讀之為辭章之學今人讀之為科舉之學蓋讀之者同而用之者異也

邵銳曰經也者天地之心聖賢之精蘊皆於是乎在故經明則道明道明則天極以立地維以張人紀以定而天下之能事於是乎畢矣

王道曰學者讀聖人之經於千載之下求聖人之意於千載之前必須虛懷觀理以求至當歸一之趨不可横立偏見而反牽引聖言以狥己意也

薛蕙曰易之言有不同乎書者矣書之言有不同乎詩者矣各經之言或先或後或彼或此何必一一强

同乎直要其歸觀其所以同可耳

桂蕚曰讀大學必如親見孔子曾子讀中庸必如親見子思讀論語必如親問孔子於洙泗之上讀孟子必如親事孟子於齊梁之間

王守仁曰經常道也以言隂陽消息之行則謂之易以言紀綱政事之施則謂之書以言歌詠性情之德則謂之詩以言條理節文之著則謂之禮以言欣喜和平之生則謂之樂以言誠正邪偽之辨則謂之春

秋六經者吾心之紀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

許誥曰六經所載皆聖王治民之道欲求道者舍是

無所用心矣

陸深曰書莫尚於經經聖人之書也後有作焉凡切

於經者咸得附矣

湛若水曰聖人之治本於一心聖人之心見於六經

故學六經者所以因聖言以感吾心而達於政治者

也

祝允明曰經業自漢儒迄於唐或師弟子授受或朋友講習或閉戶窮討敷布演繹難疑訂譌益久益著宋人都掩廢之或用為已說或稍援他人必當時黨類吾不知先儒果無一義一理乎亦可謂厚誣之甚矣其謀深而力悍能令學者盡棄其學隨其步趨迄數百年不悟不疑而愈固太祖皇帝令學者治經用古注疏參以後說而士不從也嗚呼試閱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之學其義指理致度數章程何等精密

弘博宋人不見何處及之況並之又況以為過之乎此非空言可強辨解也

黄焯曰六經文之至也不可以擬而續也後之為文者舍六經奚以哉

龎嵩曰孔子集百王大成非不可博取然所刪述六經而已所信用者周禮而已所傳授者論語而已

楊慎曰宋儒說經其失在廢漢儒而自用已見夫六經作於孔子漢世去孔子未遠傳經之人雖劣其說

宜得其真宋儒去孔子千五百年矣雖其聰穎過人安能一旦盡棄其舊而獨悟於心乎然今之人安之不怪則科舉之累先入之說膠固而不可解也　又曰六經日用之五穀也人豈有一日不食五穀者乎

楊天祥曰五經備天地萬物之理讀之每徹一卷心曠神怡視聽俱新不出戶庭十年徧之矣雖不足以喻人亦足以自喻也

鄒守益曰五經四書聖人救世之藥方也

徐公階曰經也者聖人以扶人極以開來學其道甚大羣籍不得並焉

鄭公曉曰宋儒有功於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說漢儒駁雜又譏訕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所資於漢儒者十七八只今諸經書傳注儘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議漢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要之古注疏終不可廢也

林雲同曰天地聖人之緼盡於六經六經垂憲之功

成於夫子

蘇祐曰聖人垂教六籍森列立天人之極達皇王之軌究隂陽之變溯聲化之原謹名分之微約性情之正則皆心之用而經之所由著也雖有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殊弗外於心苟善治焉其於經不合者寡矣孔天胤曰六經者聖人之心也所謂天地之道民物之彝宇宙之極而非言語文字云爾也繇是變通之而為易經綸之而為書歌詠之而為詩節文之而為禮和暢

之而為樂法制之而為春秋皆自其心出之者也
王崇曰聖人不可得見所可見者聖人之書易書詩
春秋禮樂是也易言乎其命也書言乎其行也詩言
乎其思也春秋言乎其識也禮言乎其體分也樂言
乎其風氣也皆聖人之所為文也是故君子能遂義
不惑於時則庶乎易矣遹德不詭於中則庶乎書矣
慎動不離於正則庶乎詩矣鑒微不闇於公則庶乎
春秋矣修已不欺於敬則庶乎禮矣軌物不失於和

則庶乎樂矣

薛應旂曰聖人作經易以道化書以道事詩以達意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春秋以道義先後聖哲上下數千言究其指歸無非所以維持人心於不壞也人乃任末棄本各出意見競為訓疏支辭蔓說炫博務奇門户爭高相傾交毁而彼此枘鑿後先矛盾遂使學者之耳目應接不暇而本然之聰明反為所蔽焉況乎不遵經而遵傳今日之經已為世儒之經非復古

聖人之經矣正猶讀方書而不知治病反以庸醫之說而亂炎黄之真也其害可勝言哉　又曰漢之窮經者易如田何以及施孟梁丘書如伏生以及歐陽大小夏侯詩如申公以及轅韓大小毛公禮如高堂生以及后蒼大小二戴春秋如公羊穀梁以及劉氏嚴氏其諸若馬融劉歆鄭玄孔穎達諸人轉相授受而注疏作焉雖其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當然於秦火之後而非此數人則六經幾乎息矣至宋鄭樵

乃謂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絶信斯言也則是漢儒之罪蓋又不止於秦火也然自今觀之漢去古未遠而聖人之遺旨猶或有得於面承口授之餘故宋儒釋經遂多因之而闕文疑義一以注疏為正如九六老變孔穎達之說也文質三統馬融之說也河洛表裏之符宗廟昭穆之數劉歆之說也五音六律還相為宫鄭玄之說也其擇言之廣取善之公要在明乎經而不失聖經之意耳豈得盡如夾漈之

論哉蓋漢儒之學長於數若儀文節度之煩蟲魚草木之變皆極其詳其學也得聖人之博宋儒之學長於理若天地陰陽之奥性命道德之微皆究其極其學也得聖人之約合是二者而虚心體認則天機相為感觸當自然會於燕閒静一之中超然悟於意言象數之表而吾心之全體大用可一以貫之而不溺於先入之說不蔽於淺陋之見矣尚何有衆言之淆亂哉

王文祿曰大學之道問學之宏規論語之言踐履之實理孟子七篇擴充之全功中庸一書感化之大義

吳桂芳曰惟精惟一者聖人之心而其經綸之迹則令六經之所載者備焉聖人非故以迹而示人也蓋其仁天下之心無窮故不忍以其有盡之身而廢天下萬世可繼之治是故六經作焉六經者道法兼備聖人雖往而循之者足以立政明之者足以立教此聖人為萬世至深且遠之計也故其舉之於口筆之

於書或删或述若易詩書禮樂春秋其為言雖殊然
皆不離乎彝倫日用之常此吾儒之學所以為萬世
不易之道而與天壤均無敝者也
林㠋曰聖人之道不明諸儒晦之也易詩書春秋禮
樂聖人所以垂訓也自漢以來傳經者無慮數百家
其書學者多有之然聖人之㫖愈鬱而不章則諸儒
之過也夫六經之道同條共貫第諸儒言之有同有
不同易以道陰陽而厄之於數至作太玄潛虛以擬

之其失也拘而不通書以道政事武成之篇孟子疑
之金縢之册周公或不為此也必曲為之說則其失
也誣而難信詩以道性情而鄭衛之風皆目為淫奔
所自作何以被之管絃又欲盡廢小序則其失也疎
而起後世之疑春秋以道名分誅亂臣討賊子其大
旨固也滕侯以蔥惡貶其後世許止以不嘗藥被之
弑君故其失也鑿而多端至於禮樂則漢儒之附會
為已甚矣葢傳注愈繁則聖人之經愈晦曰盡廢傳

注可乎曰何可廢也傳注所以明經也與其過而廢之孰若過而存之

王維楨曰經者常也言萬世可常用也故天有常星不見則為異聖人有常言不用則為乖六經各一體不相沿也易布卦以經緯相錯書序事以都俞造端詩紀德以比興發義禮樂陳器數以問答成章六經之道明哲所不能踰也

皇甫汸曰道散於天地而載於書謂之文文以載道

謂之經六經作而天地之道闡矣天下之文肇矣

周子義曰聖人之作經也因人心自然之理而為之闡明開發其言明白簡切而可深思故因人心之有陰陽也而為之贊易因人心之有政事性情也而為之删詩書因人心之有名分節文也而為之脩春秋定禮樂理如是而至聖人之言亦如是而止

田一儁曰昔者聖人之作經也樞紐造化陶冶性情綱紀政事宣達中和扶植名分垂恒久之至教洩神

化之奥旨莫非道也經以載道而後世之書多偽則聖人之經紊矣學以致道而後世之儒多雜則聖人之學病矣經不可使紊也學不可使病也是故惡夫偽也惡夫襍也

馮時可曰六經無浮字　又曰漢儒之於經臺史之測天也不能盡天而觀象者莫能廢

吳中行曰秦人坑燔之後經術熄矣漢儒傳經之義而六經賴以不亡叔世汩溺之餘理學晦矣宋儒窮

經之理而六經因之益顯

王敬臣曰六經文之本為文者舍六經而效子史本之則無如之何

陳師曰太昊畫八卦則易之始也又有網罟之歌則詩之始也伏羲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則書之始也

章潢曰經常道也以言陰陽消息之行則謂之易以言紀綱政事之施則謂之書以言歌詠性情之發則

謂之詩以言條理節文之著則謂之禮以言懽喜和平之生則謂之樂以言誠僞邪正之辨則謂之春秋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懽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

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懽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　又曰易以道人心之中正書以道人心之祗敬詩以道人心之和平禮以道人心之品節春秋以道人心之是非則是人心為五經之本也　又曰五經聖賢述作不齊要皆定之孔子以垂教萬世易以象教書以身教

詩以聲教禮以理教春秋以名分教若各一其義也然道一也

何洛文曰五經非他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古今人所同也故易不過道吾心之時書不過道吾心之中詩不過道吾心之無邪春秋不過道吾心之公禮樂不過道吾心之序與和使人人各得其心之自然則天地常位萬物常育五經可以無作而顧有不能者是以聖人筆之於書俾反求而自得之

蓋非有意於立言而不得不作也

況堯中曰道統之在天下由伏羲而堯舜而禹湯而文武周公孔子上下數千百年若斷若續迄今猶可尋繹者經是已伏羲吾得之易堯舜禹湯文武吾得之詩書周公得之禮孔子得之春秋合五經而序之迺知數聖人之統系存焉

陳于陛曰聖賢垂世立教莫備于五經五經者天地自然之文生人日用之具五經之道明則諸子百家

之說若權設而不可欺以輕重繩陳而不可欺以曲直賴以見聖人之心者獨此而已

葉向高曰九經者聖言之至約至博者也

唐公文獻曰經之存於世若日星麗天岳瀆亘地學者見作者之心於千載之上賴有注疏存焉漢之諸儒磨礱以歲月窮殫以心力然後成一家之言其所持論皆師門所授搢紳長老之所傳聞要以發明聖學澤於道德者多也自談者謂漢儒窮經而經絶至

以訓詁支離烈於燔餘抉瑕摘釁掩其弘美往哲羽翼之功幾不存於世矣

劉曰寧曰今之談經者專主濂洛諸儒當秦火既燔關洛未起微漢諸儒彼宋人豈真能於夢想羹牆之間遂彷彿其意而接其傳耶不見夫越人之治絲乎漢儒三繅拮据尺櫛寸比疏之引之緒井井然理也宋人則因之以收組織章甫之效世徒見其為章為甫也而遂忘拮据者之為力可乎哉

鄭瑗曰六經言道而不遺法四書言理而不外事

胡應麟曰夏商以前經即史也尚書春秋是已周秦之際子即集也孟軻荀況是已　又曰尚書經之史也春秋史之經也中庸孟子子也而其理則經也

又曰六經之學廣大閎深歷世名儒第專其一有專於易者有專於書者有專於詩者有專於禮者有專於春秋者有專於爾雅者若馬融鄭康成賈逵王肅劉炫崔浩孔穎達陸德明數子諸經並釋六籍兼該

義或未精博斯稱極宋世鉅儒精於析理博匪所先新安後出兼綜二家既精且博矣　又曰宋初邢昺孫奭等尚多以注疏顯至閩洛談理而經學迥別前代

鄧漖曰文莫粹於經聖賢以其精藴而形諸辭辭可以已聖賢必無事於作作焉者不得已也

焦竑曰經者性命之奥政治之樞文章之祖也

顧起元曰漢建初八年詔選高才生受四經乃左氏

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也漢藝文志云學五經乃
詩書禮樂春秋也建元五年立五經博士乃書詩禮
易公羊春秋也揚子法言五經為辨乃易書禮詩春
秋也唐五經博士乃周易尚書毛詩左氏春秋禮記
也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正義乃周易尚書毛詩
禮記春秋也禮記經解六藝政教得失乃詩書樂易
禮春秋也史記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乃禮樂書詩
易春秋也莊子天下篇六經與上同漢武表章六經

乃易書詩禮樂春秋也秦宓曰文翁遣司馬相如東受七經又傳咸有七經詩隋樊深有七經義綱七經論乃易書詩三禮春秋也宋劉敞有七經小傳乃詩書春秋周禮儀禮禮記論語也經典釋文序録九經乃易書詩三禮春秋孝經論語也漢書藝文志九經唐谷那律稱九經庫韋表微著九經師授譜後唐校九經鏤板於國子監乃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也南史周續之通十經乃五經五緯也宋百官

志國子助教十人分掌十經乃周易尚書毛詩禮記
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論語孝經也莊子孔
子緇十二經以說老聃云詩書禮樂易春秋又加六
緯一說易上下經并十翼也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
今十三經注疏國子監刊本乃易詩書禮記周禮儀
禮左氏春秋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孟子爾雅也
高攀龍曰三代而後聖王不作於是孔子出以六經
治天下決是非定好惡使天下曉然知如是為經常

之道越志者欲有所肆焉民得執常道以格之故亂臣賊子不旋踵而誅是六經者天之法律也天下之所以治而亂亂而復治者以六經在也　又曰六經皆聖人傳心明經乃所以明心明心乃所以明經明經不明心者俗學也明心不明經者異端也

陳懿典曰甚哉王通氏之黜漢而自尊其續經之功也其言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

失於齊魯其詆言而攻之也無非欲自尊其所述七制之書闕朗之易元經禮樂與六籍並而卑訾漢人之注疏為不足道也自文中子之言出而訓詁家絀矣傳至宋儒則詆訾漢儒愈力甚且曰秦人焚書而書存漢人窮經而經絶則又隂祖通之言而益重漢人之罪也嗟夫貶漢所以尊宋也不知秦灰方熸孔壁乍起自漢始除挾書律之歲以至于宋其閒千有餘載六籍之文不至於澌滅殆盡以竢後人之講明

而表章者伊誰之力也設令遺經散逸異端縱横即有宋諸儒何所據以加論著之功續不傳之祕哉

謝肇淛曰宋儒貶經太過者至目春秋為斷爛朝報信經太過者至以周禮為周公天理爛熟之書不知春秋非孔子不能作而周禮實非周公之書也至歐陽永叔以繫辭非孔子之言抑又甚矣

錢陸燦曰十三經之有傳注箋解義疏也肇於漢晉粹於唐而是正於宋熙寧中王介甫憑藉一家之學

創爲新義而經學一變淳熙中朱元晦折衷諸儒之學集爲傳注而經學再變再變之後漢唐章句之學或幾乎熄矣宋之學者自謂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近代儒者遂以講道爲能事漢儒謂之講經今世謂之講道聖人之經即聖人之道也離經而講道則亦宋儒掃除章句者導其先路也宋史儒林與道學分而古人傳注箋解義疏之學轉相講述者無復遺種此亦古今經術升降絶續之大端也經學之熄也降

而為經義道學之偷也流而為俗學軽材小儒敢於嗤點六經呰毀三傳學術蠱壊世道偏頗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君子反經而已矣誠欲正人心必自反經始誠欲反經必自正經學始

趙樞生曰讀經者求天地之道於易求帝王之道於書求諸侯之道於春秋求大夫士之道於禮求民物之道於詩

喬可聘曰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

然後為得今人讀孔孟書乃秖為榮肥計便是異端

如何又闢異端

柴紹炳曰春秋載夏五郭公杞子伯甲戌己丑之類

以其傳疑未嘗輒加增損論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

蓋闕如也至宋代儒者多以己意删訂經文二程改

大學朱子作孝經刊誤將舊文併省分屬經傳而删

其字句夫仲尼不敢改魯史而程朱改孝經大學此

等事聽先儒自為之勿效之也

顧炎武曰攺定經文如程子攺易繫辭天一地二一節於天數五之上論語必有寢衣一節於齊必有明衣布之下蘇子瞻攺書洪範曰王省惟歲一節於五曰歷數之下攺康誥惟三月哉生魄一節於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上朱子攺大學康誥曰至止於信於未之有也之下攺詩云瞻彼淇澳二節於止於信之下論語誠不以富二句於齊景公有馬千駟一節之下詩小雅以南陔足鹿鳴之什而下攺爲白華之什

皆至當無復可議後人效之妄生穿鑿周禮五官互相更調而王文憲作二南相配圖洪範經傳圖重定中庸章句圖改甘棠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三章於王風仁山金氏本此改斂時五福一節於五曰考終命之下改惟辟作福一節於六曰弱之下使鄒魯之書傳於今者幾無完篇殆非所謂畏聖人之言者矣又曰古人之文變化不拘況六經出自聖人傳之先古非後人所敢擅議也　又曰讀書不通五經者必

不能通一經

闕　曰六經自秦煨燼而後非漢儒專門訓詁後即有濂洛大儒亦無從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在當時各自名家至今日而存亡或異然其源流猶可取而考證也

黄虞稷曰五經逮婺源朱子出而學益明雙湖雲峰兩胡氏之於易慶源輔氏之於詩九峰蔡氏之於書勉齋黄氏信齋楊氏之於禮清江張氏之於春秋闡

明羽翼等于漢儒家法而義理過之
陸隴其曰諸經皆學者所當用力今人只專守一經而於他經則視為没要緊此學問所以日陋　又曰漢儒多求詳於器數而淵畧於義理聖人之遺言雖賴之以傳而聖人之精微亦由之而湮至濂洛關閩諸儒出即器數而得義理然後聖人之㫖昭若白日而六經之學於是為盛

按西漢經師各有家法其授受流派儒林傳

載之詳矣其後費直京房之説行而為施孟梁丘之易者寡杜林古文興而為歐陽大小夏侯之書者踈毛傳廣而齊魯韓詩漸衰左傳立而嚴顔春秋幾輟范史述儒林不能如班氏之備稽之歐陽子趙氏洪氏所録碑碣治梁丘易則有重安侯相杜暉慈明治歐陽書則有郎中王政季輔鄭固伯堅綏氏校尉熊喬郏令景君又有閻癸龔叔謙治小夏侯

書則有閭葵廉仲絜治魯詩則有司隸校尉
魯峻仲嚴執金吾丞武榮舍和治韓詩則有
郎中馬江元海山陽太守祝睦元德廣漢屬
國都尉丁魴叔河從事武梁綏宗費縣令田
君中常侍樊安子佑治嚴氏春秋則有祝睦
處士閭葵班宣高暨子讓公謙泰山都尉孔
宙季將巴郡太守樊敏升達祝長嚴訢少通
文學掾百石卒史孔龢治顏氏春秋則有曾

峻此皆史傳所不載考古君子續九經師授之譜所當補入者也

又按五經始出多係古文辭義艱晦非得訓故其何能通博士轉相授受不無異同石渠虎觀講說紛綸帝臨親決歷久而後論定漢之經師用力勤而訓義艱有功於經大矣而又兢兢各守其師說遇文有錯互一字一句不敢移易其尊經也至莫有侮聖人之言者

平心以揆之漢人亦何罪之有乃宋人之論謂詩因序而亡經因窮而絶至以訓詁之害等于秦火之燔毋乃過與嗚呼帖括盛而經義微語録多而經義少于是孔子之廡配食祧漢而躋宋説經者退而高談性命者始得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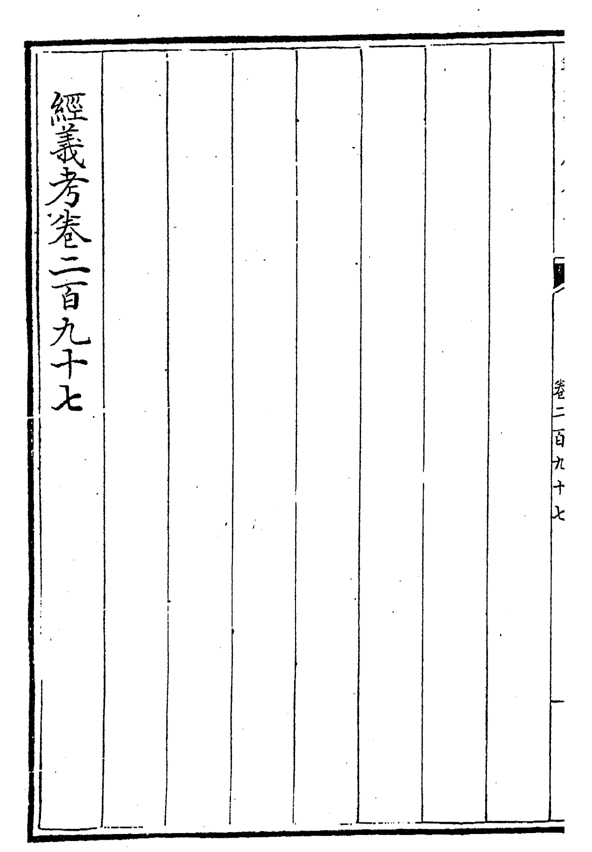
又按五經垂世昔賢方之于海比之日月久而常新挹而不竭蓋合羲農軒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數聖人而成非一人一家之言也朱子注論語從禮記中摘出中庸大學為之章句配以孟子題曰四書諄諄誨人以讀書之法先從四子始由是淳熙而後諸家解釋四書漸多于說經者矣元皇慶二年定為考試程式凡漢人南人第一場試經疑二問于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若蒙古色目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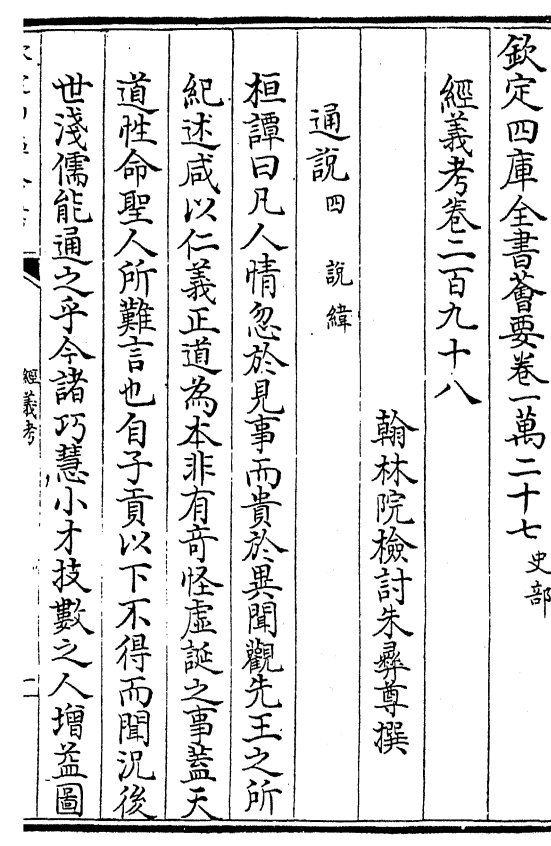
第一場試經問五條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亦用朱氏章句集注則舍五經而專治四書矣明代因之學使者校士以及府州縣試專以四書發題惟鄉會試有經義四道然亦先四書而後經沿習既久士子於經義僅涉畧而已至于習禮者恒删去經文之大半習春秋者置左氏傳不觀問以事之本末茫然不知經學於是乎日微海其可枯乎日

月其可晦乎此學者之所深懼也檮昧之見
斟今酌古謂試士之法學使而下宜經書並
試先經後書鄉會試亦然蓋書所同而經所
獨專精其所獨而同焉者不肯後於人則經
義書義庶幾並治矣若夫元人之試經義詩
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
朱氏為主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
及胡氏傳禮記用古注疏逮明洪武中損益

之春秋得兼用張洽集注禮記則用陳澔集說要仍不廢古注疏而永樂諸臣纂修大全類攘竊一家之書以為書廢注疏而不采先與取士程式不協何得謂之大全乎所當覈諸書所本各還原著書之人别事纂修可也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七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通説四　説緯

桓譚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竒怪虚誕之事葢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技數之人增益圖

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　又曰讖出河圖洛書但有朕兆而不可知後人妄復加增依託稱自孔子誤之甚也

張衡曰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

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挍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

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於
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埶無若是殆必
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
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
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世也且
河洛六藝篇録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篡永元中清
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或者
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

為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
昧埶位情偽較然莫知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宫風角
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
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
宜收藏圖讖一禁絶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
矣
尹敏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頗類世
俗之辭恐疑誤後生

班固曰聖人作經賢者緯之

蘇竟曰孔丘秘經為漢赤制玄包幽室文隱事明

王充曰神怪之言皆在讖記所表皆效圖書

韓勑曰八皇三代至孔乃備三陽吐圖二陰出讖

荀悅曰世稱緯書仲尼之作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辯之蓋發其偽也或曰以已禨仲尼乎以仲尼禨已乎若彼者以仲尼禨已而已然則所謂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或曰燔諸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

曷其燔

孟達曰夫不經之言而有驗應者號曰世讖也

劉熙曰緯圍也反覆圍繞以成經也圖度也畫其品度也讖纖也其義纖微也

摯虞曰圖讖之屬雖非正文之制然取其縱橫有義反覆成章

范曄曰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又

曰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鈐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漢自武帝好方術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猶信讖言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

蕭綺曰童謠信於春秋讖辭繁於漢末

劉勰曰六經彪炳而緯候稠疊孝論昭晰而鉤讖葳蕤按經驗緯其僞有四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綜絲麻不襍布帛乃成今經正緯竒倍擿千里其僞一矣經顯聖訓也緯隱神教也聖訓宜廣神教宜約而今緯多於經神理更繁其僞二也有命自天迺稱符讖而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録圖昌制丹書其僞三矣商周以前圖録頻見春秋之末羣經方備先緯後經體乖織綜其僞四矣僞既倍擿則義異自明

經足訓矣緯何豫焉乃技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蟲葉成字篇條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祕寶朱紫亂矣至於光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撰讖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偽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其詭誕四賢博練論之精矣

劉昭曰緯候衆書宗貴神鬼出没隱顯動挾誕怪該

覈陰陽徵迎起伏或有先徵時能後驗故守寄攜思
禨稱曉輔通儒達好時略文滯公輸益州具於張衡
之詰無口漢輔炳乎尹敏之諷圖讖紛偽其俗多矣
隋書經籍志曰說者云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
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
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黄帝至
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
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

並云孔子所作并前合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
候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氾歷樞含神霧孝經句
命決援神契襍䜟等書漢代有郗氏袁氏説漢末郎
中郗萌集圖緯䜟襍占為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宋
均鄭玄並為䜟緯之注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不
類聖人之旨相傳疑世人造為之後或者又加點竄
非其實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䜟興遂盛行於
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䜟俗儒

趨時益為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為說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以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愈切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之內亦多散亡

唐章懷太子賢曰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汜歷樞含神霧

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

孔穎達曰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

又曰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偽起哀平者也

楊侃曰緯書之類謂之祕經圖讖之書謂之內學河洛之書謂之靈篇

徐鍇曰圖讖之興興於兩漢自唐堯申四岳之命箕子陳五行之書河圖洛書聖人則之此天所以陰隲下民而聖人知命之術也自董仲舒劉向博極其學自餘諸子多非兼才其陳說圖讖皆玄邪將來然離合文字本非其術至使所作符命文字皆俗體相兼顏之推論之詳矣又童謠符讖亦天所以告俗人或

時之識占候者隨事而作以傳俗聞未可以文字言也

余靖曰緯候相高虢雖同於怪牒典墳一貫理終異於神經齊七政於璣衡本殊象秘立五經之管鑰當備微文

歐陽修曰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燔書聖道中絶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篇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逺莫可考證偏學

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
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蓄其後各為箋傳附
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
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為正義凡數
百篇自爾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
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
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古僻所謂非聖
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

九經之疏删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之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為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　又曰自周衰禮樂壞於戰國而廢絶於秦漢興六經在者皆錯亂散亡雜偽而諸儒方共補緝以意解詁未得其真而讖緯之書出以亂經鄭玄之徒號稱大儒皆主其說學者由此牽惑没溺而時君不

能斷決由是郊丘明堂之論至於紛然而莫知所止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玄以爲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又曰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玄以爲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廢焉雖然禮之失也豈獨緯書之罪哉在於學者好爲曲說而人君一切臨時申其私意以增多爲盡禮而不知煩數之爲黷也

鄭樵曰讖緯之學起於前漢及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為其學惟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獨非之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已後又重其制隋煬帝發使四方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有其學至唐惟餘書易禮樂春秋論語孝經七緯詩二緯共九緯而已

胡寅曰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卜年得八百此知來之的也易道旣隱卜筮者溺於考測必欲音中故分流別派其說寖廣要之各有以也易道所明時有所用知道者以義處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取也光武早歲從師長安受尚書大義夷攷其行事蓋儒流之英傑也何乃蔽於讖文牢不可破邪　又曰緯書原本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紊於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

不能識自孟子而後知道者鮮矣所以易惑而難解也斷國論者誠能一決於聖人之經經所載者雖有緯書讖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於理也

晁公武曰緯書起漢哀平光武既以讖立故篤信之陋儒阿世學者甚衆鄭玄何休以之通經曹褒以之定禮歴代革命之際莫不引讖為符命故桓譚張衡之徒皆深嫉之自苻堅之後其學殆絶使其尚存猶不足信況又非其真也

洪邁曰圖讖星緯之學豈不或中然要為誤人聖賢所不道也睦孟覩公孫病已之文勸漢昭帝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不知宣帝實應之孟以此誅孔熙先知宋文帝禍起骨肉江州當出天子故謀立江州刺史彭城王而不知孝武實應之熙先以此誅當塗高之讖漢光武以詰公孫述袁術王浚皆自以姓名或父子應之以取滅亡而其兆為曹操之魏兩角犢子之讖周子諒以劾牛仙客李德裕以議牛僧孺而其

兆為朱温隋煬帝謂李氏當有天下遂誅李金才之族而唐高祖乃代隋唐太宗知女武將竊國命遂濫五娘子之誅而阿武婆幾易姓武后謂代武者劉劉無强姓殆流人也遂遣六道使悉殺之而劉幽求佐臨淄王平内難韋武二族皆殄滅晉張華郭璞魏崔伯深皆精於天文占筮言事如神然皆不免於身誅家族況其下者乎

呂祖謙曰讖記之偽易知只緣光武以符命起故篤

信之亦是欲蔽明也楊春卿有祖傳祕記而為公孫述將以殺身讖記之學何益讖記出於術數之士豈無小驗然無益於治亂徒足為害耳人主以讖害政學者以讖害身隋文帝創業大類始皇然始皇焚書文帝焚讖利害相反也　又曰讖記之學以術數推天人以為天災人事皆有定數如此將怠於修省急於消伏以天變言之君子雖可假此以去小人小人亦將假此以害君子以正治邪猶慮不勝況以邪治

邪乎襄楷以天文星象言宮女之禍雖感帝能寛其死至上琅邪于吉神書其不以左道誅者幸也

葉適曰河出圖洛出書孔子之前已有此論其後隨有讖緯之説起於畏天而成於誣天矣

陳善曰五經正義多引讖緯反害正經皆可删

陳振孫曰按後漢書緯候之學註言緯七緯也候尚書中候也讖緯之説起於哀平王莽之際莽以此濟其簒逆公孫述效之而光武紹復舊物乃亦以赤伏

自累篤好而推崇之甘心與莽逑同志於是佞臣陋
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
作大予樂大儒如鄭玄專以讖言經何休又不足責
矣二百年間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回也魏晉以
革命受終莫不傅會符命其源實出於此隋唐以來
其學寖微矣攷唐志猶存九部八十四卷今其書皆
亡惟易緯僅存及孔氏正義或時援引先儒蓋嘗欲
删去之以絶僞妄矣使所謂七緯者皆存猶學者所

不道况其殘闕不完於偽之中又有偽者乎唐志數內有論語緯十卷七緯無之太平御覽有論語摘輔象撰考讖者意其是也御覽又有書帝驗期禮稽命曜春秋命歷序孝經左右契威嬉拒等皆七緯所無要皆不足深攷

真德秀曰讖緯者末世之邪説張衡以為起於哀平之閒葢得之矣夫異端小數豈無或驗要非六經之法言先王之正道故劉歆見之而改名公孫述因之

而僭畔是徒足以起亂臣賊子之心而已果何益於

世教哉

魏了翁曰凡緯書皆三字名如乾鑿度參同契等皆

然鄭康成俱有注是經書緯書盡讀也

劉炎曰或問六經讖緯之是非曰夫子不語怪力亂

神讖緯不足信明矣用以釋經是則漢儒之罪也

王應麟曰鄭康成引圖讖皆謂之說易緯曰易說書

緯曰書說嫌引祕書也　又曰宋符瑞志云孔子齋

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矣是以聖人為巫史也緯書謬妄而沈約取之無識甚矣

黄震曰讖書謂孔子預知秦皇上我之堂然始皇實未至魯

陳普曰王莽以哀章金匱用賣餅兒王盛為四將天下所共笑也光武初興又按赤伏符用王梁為大司空以讖文用孫咸為大司馬羣情不悦始以吳漢易

咸後欲以罪誅梁夫名應赤伏符而有可誅之罪則所謂劉秀者何足道哉且人情所不悅而與河洛圖書同寶抑何誖也

王褘曰緯書漢儒以為孔子所演七經之緯凡三十六篇及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與七緯合八十一篇而尚書中候論語讖又不與焉大抵緯書之說以謂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漢

哀平之世蓋夏賀良之徒爲之以爲有經則有緯故曰緯書其言誕謾詭譎不可致詰是時王莽好符命將以此濟其篡逆而公孫述效之至光武亦以赤伏自命篤好而推崇焉當世儒者習爲内學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樂大儒如鄭玄輩專以讖言經而何休之徒又不足言矣然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能回也先是孔安國毛公以來皆相承以爲妖妄亂中庸之典因魯共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

參而攷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而世儒惑於讖緯毀之至魏王肅推引古學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而讖緯之學寖微逮宋大明中始禁讖緯之書及隋末遣使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悉焚之唐以來其學遂熄矣然考之唐志猶存九部四十八卷而孔穎達作五經正義往往援引緯書之說宋歐陽公嘗欲刪而去之以絕偽妄使學者不為其所亂惑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迨鶴山魏氏作九經

要義始加點削而其言絶焉

張九韶曰讖緯之説秦以前未之聞也始皇時方士盧生入海還奏録圖書此圖讖之所始乎其後王莽以金匱符命而簒漢遣五威將師頒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光武即位以赤伏符之文信用圖讖終漢之世儒者鮮不傳習至引之以釋經先儒歐陽子嘗議取九經注疏刪去讖緯之文惜乎當時未之能行也

胡應麟曰讖緯之説蓋起於河洛圖書當西漢末符

命緘行俗儒增益舛訛日繁其學自隋代二主禁絶
世不復傳稍可見者惟類書一二援引及諸家書目
具名而已易則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
謀辨終備乾坤鑿度乾元序制書則中候璇璣鈐考
靈曜帝命驗運期授詩則含神霧推度災氾歷樞禮
則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禮記默房樂則動聲儀稽
曜嘉叶圖徵春秋則元命包演孔圖文曜鉤運斗樞
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

圖潛潭巴說題辭論語則摘輔象撰考讖孝經則孝經襍緯孝經內事句命決援神契元命包左右握左右契雌雄圖分野圖弟子圖口授圖應瑞圖太平御覽又有書帝驗期禮稽命曜春秋命歷序孝經威嬉拒等然隋世所存僅十之三馬氏通考止易緯數種晁陳俱斥為偽書今惟乾坤鑿度行世蓋易緯又幾盡矣　又曰太平御覽又有易卦統通圖尚書鉤命決禮記稽命曜春秋命歷序又河圖括地象河圖稽命

曜河圖挺佐輔河圖帝通紀河圖録運法河圖真鉤
河圖著命河圖矩起河圖天靈河圖祕徵河圖玉版
洛書録運法洛書稽命曜等尋其命名亦易緯之數
第御覽所引用亦甚希而諸史藝文志馬鄭經籍畧
并其名亦無之蓋自唐已亡高士濂等編文思博要
或掇拾於宋齊諸類書中御覽又得之博要諸書決
非宋初所有也　又曰乾坤鑿度所載緯書太古文
目有元皇介次萬形經次乾文緯次乾鑿度坤鑿度

次考靈經次制靈圖次河圖八文次希夷名次含文嘉次稽命圖次揎文次八文次元命包共一十四緯今見於類書者惟含文嘉元命包乾坤二鑿度而已垂皇策乾文緯乾坤二鑿度說易者也含文嘉則禮而元命包春秋孝經皆有之不知何者在先而衡元嵩易元包則又因是命名者也今乾坤鑿度全書存其理欲深而甚淺其文欲怪而甚庸其他襍見類書者往往不相遠也　又曰坤鑿度又有地靈母經含

靈孚易靈緯經又洛書有靈準聽又地形經又制靈經甚矣其名之衆也蓋此又宋世偽撰乾坤鑿度者依仿御覽所存諸目創立新題故尤可笑　又曰世率以讖緯並論二書雖相表裏而實不同緯之名所以配經故自六經語孝而外無復别出河圖洛書等緯皆易也讖之依附六經者但論語有讖八卷餘不概見以為僅此一種偶閱隋經籍志注附見十餘家乃知凡讖皆託古聖賢以名其書與緯體制迥别蓋

其說尤誕妄故隋禁之後永絶類書亦無從援引而唐宋諸藏書家絶口不談以世所少知附其目於此孔老讖十二卷老子河洛讖一卷尹公讖四卷劉向讖一卷褋讖書二十九卷堯戒舜禹一卷孔子王明鏡一卷郭文金雄記一卷王子年歌一卷嵩山道士歌一卷又有以緯候並稱者今惟尚書中候見目中他不可攷云

朱載堉曰俗謂緯書出於哀平之世王莽好讖乃有

妄人撰作諸緯玆説不然葢緯書之文未必盡出妄人之手其間繆妄雖亦不無要在學者擇焉而已一切皆以為妄而棄之則過矣太史公大小戴皆在哀平之前已有通卦驗之書而引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之文豈待王莽而後有哉大抵緯書起自前漢去古未遠彼時學者多見古書凡為著述必有所本不可以其不經而忽之也

徐常吉曰緯書八十一篇然乾鑿度外又有乾坤鑿

度魏伯陽參同契亦易緯也而說者以其入道家遂不列於緯書之目尚書中候論語讖亦不與八十一篇之數則漢之緯書何啻八十一篇已也

顧起元曰易緯六篇書緯五篇詩緯三篇禮緯三篇樂緯三篇孝經緯二篇春秋緯十三篇是為七緯共三十五篇目與前章懷太子所舉同諸書所載又有論語緯及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共八十一篇其書實不出於孔子蓋漢武購求遺書當時儒者多偽作以應命孔安國

毛公輩皆目以為妖妄哀平之世夏賀良之徒又增為之王莽謀篡漢因符命以濟其奸光武中興復以赤伏為援於是其書始行當時張衡桓譚力爭之而不能也賈逵以此論左氏曹褒以此定禮樂京房翼奉以此言易鄭玄何休又以此談經末流既濫不可復障先是毛公孔安國諸人因魯恭王河間獻王所獻表而章之謂之古學至魏王肅注釋孝經推引古學王弼杜預從而和之宋大明中始禁讖緯之書及

隋末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悉焚之而緯書稍戢至唐以來則李淳風輩專明讖學而孔頴達作九經正義亦多引緯書以證其說是時唐志所存緯書尚有九部四十八卷蓋亦不能障其流也至宋歐陽公䰟鶴山輩刪而正之而緯學始息然鶴山所作九經要義多引孔頴達正義之說則亦豈能盡斥而遠之哉本朝王子充以為緯書盡亡今所存者惟易緯乾鑿度不知六經緯書世尚有繕寫之者不止一乾

鑿度已也。又曰纖緯前記之外易又有坤鑿度運期讖乾元序制尚書又有中候洛罪級春秋有演義圖玉版讖孝經有中黄讖論語有素王受命讖比考讖河圖有會昌符括地象稽曜鉤握拒起帝通紀叶光篇著命篇揆命篇洛書有甄曜度寶號命録運期共二十一種大都此等多係漢人偽作東漢人所著録如參同契之名皆三字其爲假託者多難可斷決也

譚浚曰從曰經横曰緯四方南北曰經東西曰緯天象定者為經動者為緯文心曰經顯聖訓也緯隱神教也緯之成經猶絲麻不襍布帛乃成若讖緯乃書之曲說桓譚尹敏張衡荀悅論之詳矣

項德棻曰秦火六經隋火七緯

黄秉石曰漢好讖緯極為不經僉謂起於哀平之世然公孫卿稱黄帝鼎書其作偽者也史記天官書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注言春秋文曜鉤有此

語是則讖緯之說久矣

孫瑴曰緯候之興其生於河出圖一語乎自前漢世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增演以廣其意蓋七緯之祖也其錄有曰括地象曰絳象曰始開圖皆以鉤山河之賾曰帝覽嬉曰稽耀鉤皆以扶星象之玄曰挺佐輔曰握矩記皆以闡運歷之要而又有帝通紀真紀鉤著命祕徵要元考曜視諸緯為

富云

顧炎武曰史記趙世家扁鵲言秦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録圖書曰亡秦者胡也然則讖記之興實始於秦人而盛於西漢之末也

又曰自漢以後凡世人所傳帝王易姓受命之説一切附之孔子如沙丘之亡卯金之興皆謂夫子前知而預為之讖其書蓋不一矣魏高祖太和九年詔

自今圖讖秘緯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舊唐書王世充傳世充將謀簒位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以驅羊釋云隋楊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世充大悅詳此乃似今人所云推背圖者今則託之李淳風而不言孔子

胡渭曰圖讖之術自戰國時已有之漢武帝表章聖籍諸不在六藝之科者皆不得進及其衰也哀平之

際緯候繁興顯附於六藝而無所忌憚王莽矯用符命光武尤信讖言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為內學實六經之稂莠也

按緯讖之書相傳始於西漢哀平之際而小黄門譙敏碑稱其先故國師譙贛深明典奥讖録圖緯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則是緯讖遠本於譙氏京氏也徵之於史如亡秦者胡明年祖龍死楚雖三戸亡秦必楚已為

緯讖兆其端矣迨新莽之篡丹書白石金匱
銅符海內四出於是劉京謝囂臧洪哀章甄
尋西門君惠等爭言符命遂遣五威將軍王
奇等乘乾文車駕坤六馬將軍持節稱天一
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須符命四十二篇
於天下不過藉以愚一時之耳目爾迺光武
篤信不疑至讀之廡下終東漢之世以通七
緯者為內學通五經者為外學葢自桓譚張

衡而外鮮不為所惑焉其見於范史者無論謝承後漢書稱姚浚尤明圖緯祕奥又稱姜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載稽之碑碣於有道先生郭泰則云考覽六經探綜圖緯於太傅胡廣則云探孔子之房奥於琅邪王傅蔡朗則云包洞典籍刊摘沉祕於郎中周䆗則云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機於大鴻臚李休則云既綜七籍又精羣緯於國三老袁良則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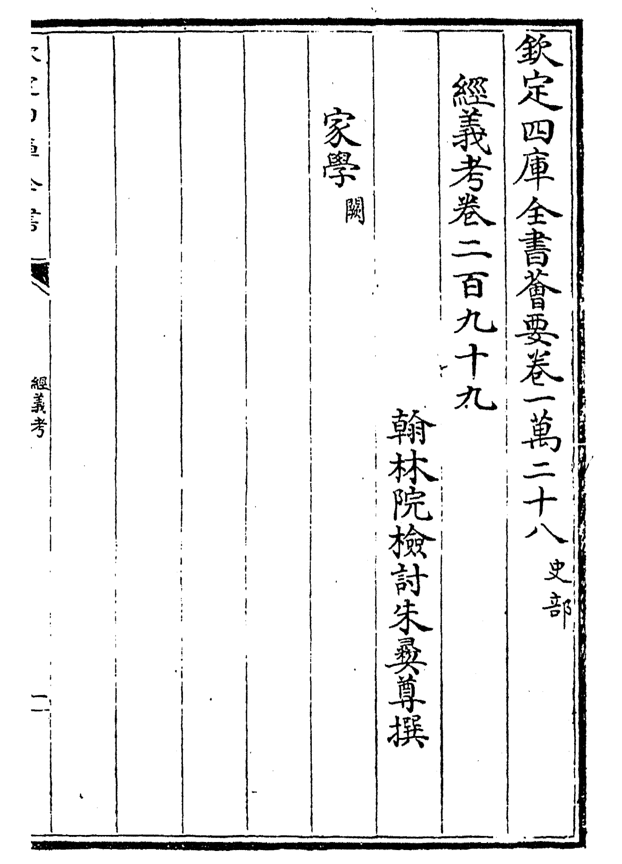
親執經緯隱括在手於太尉楊震則云明河
洛緯度窮神知變於山陽太守祝睦則云七
典並立又云該洞七典探賾窮神於成陽令
唐扶則云綜緯河洛咀嚼七經於酸棗令劉
熊則云敦五經之緯圖兼古業覈其妙七業
勃然而興於高陽令楊著則云窮七道之奥
於郃陽令曹全則云甄極毖緯靡文不綜於
藁長蔡湛則云少耽七典於從事武梁則云

兼通河洛於冀州從事張表則云該覽羣緯靡不究窮於廣漢屬國都尉丁魴則云兼究祕緯於廣漢屬國侯李翊則云通經綜緯至於頌孔子之聖稱其鉤河摘雒蓋當時之論咸以内學為重及昭烈即位羣臣勸進廣引洛書孝經緯文蕭綺所云讖辭煩於漢末不誣也然鄭康成注周官目孝經緯為說賈公彥疏以漢時禁緯故則又未始不禁之矣自

晉以降其學寖微然釋慧皎作高僧傳稱法護博覽六經游心七籍沈約作宋書於天文五行符瑞亦備引緯候之說蕭子顯南齊書志亦然而周續之兼通五經五緯號為十經直至隋焚禁之後流傳漸罕乃孔氏賈氏徐氏猶援以釋經杜氏歐陽氏虞氏徐氏編輯類書閒亦引證今則樊英傳注所載隋唐經籍志所録太平御覽所採學士大夫能舉其

名者寡矣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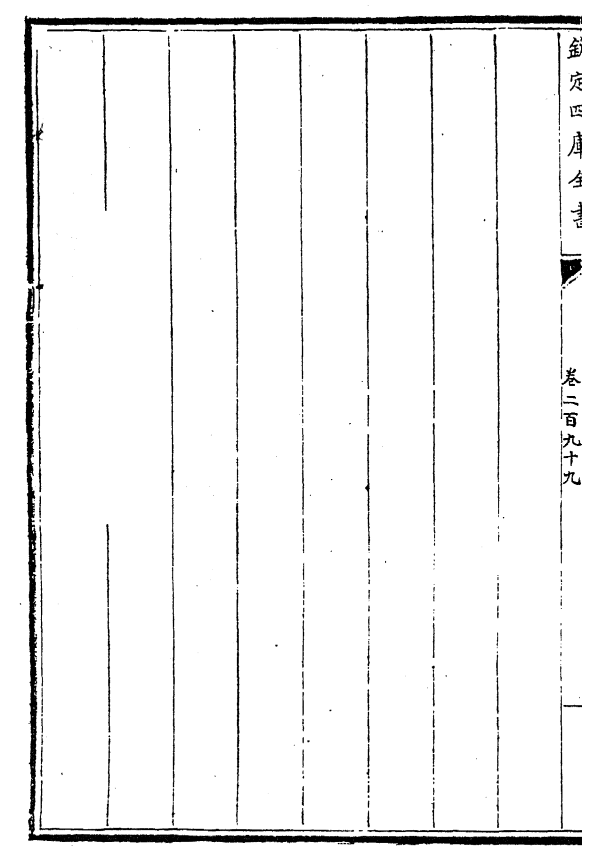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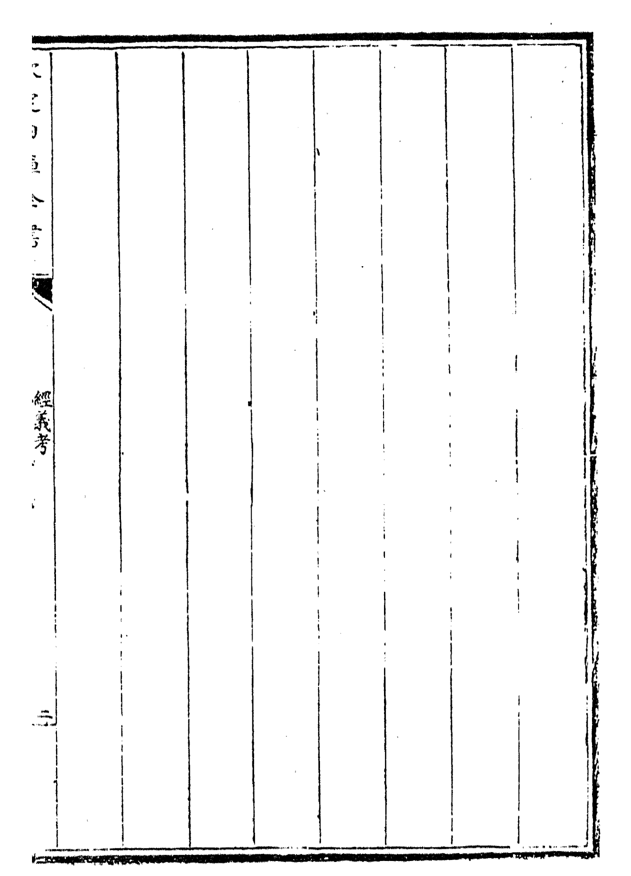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十八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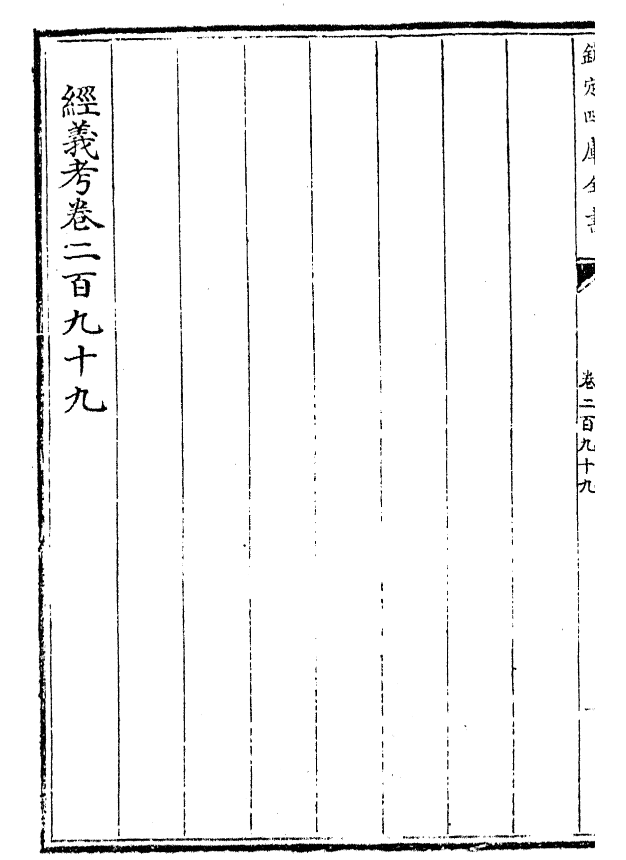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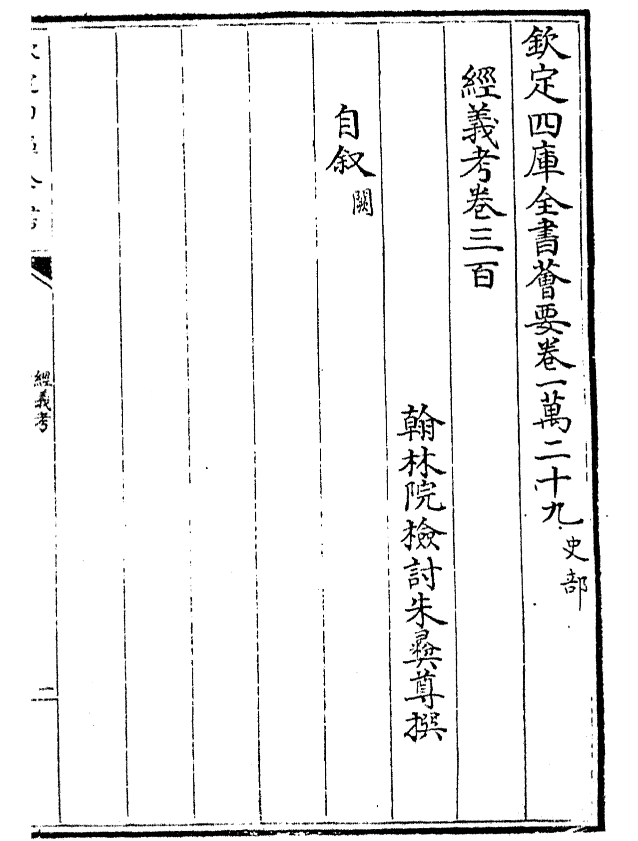
家學 闕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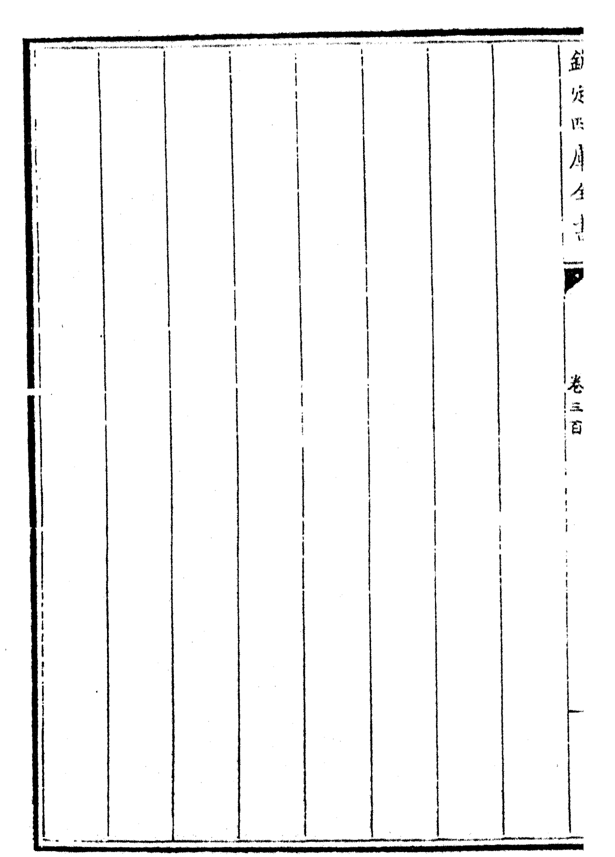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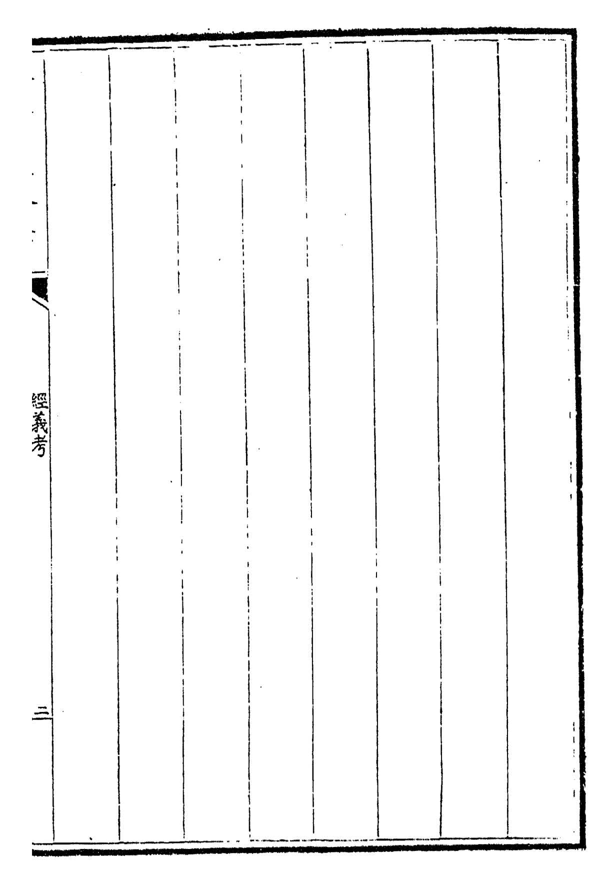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十九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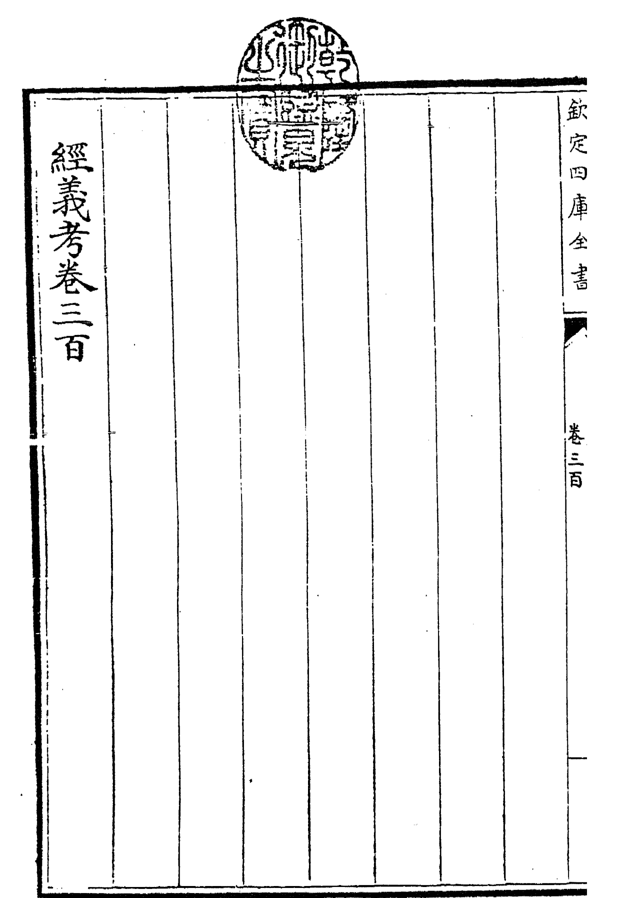
經義考卷三百

翰林院檢討朱彞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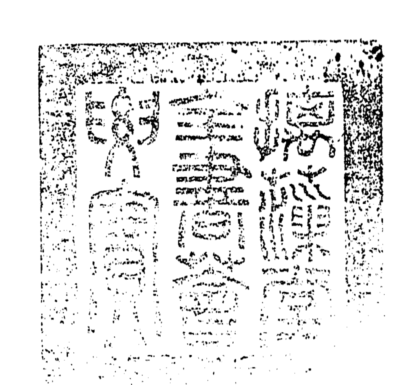
自叙 闕







經義考卷三百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劉天倉